

进行体、持续体和存续体的比较

钱乃荣

一 进行、持续和存续

本文在做进行体、持续体和存续体的比较之前，先区别这三种体的概念。所谓进行体，表示句子所述的事件正在进行之中。在普通话里，通常用体助词“正在”、“在”、“正……呢”表示，如：“他正跳舞呢。”所谓持续体，是指事件里的动作行为呈持续不断的状态，如：“百年来，移民中不同的方言互相撞击，推动着上海方言的快速发展。”这句话中的体助词“着”就表示“持续”的概念。持续体与“进行体”不同，它并不是表示事件的当下进行，如上引的例句的句义并不能改成“百年来，移民中不同的方言互相撞击，正在推动上海方言的快速发展呢”。又如“闻着不香，吃着挺香”，不能说成“正在吃挺香”。由于“持续”义与“进行”义相近，体助词有时可以共现，如“他正跳着舞呢。”但在这句话里，进行体的意义是“正”或“呢”等词表示的，并非是“着”所体现。他们的区别在于，一是表现动作在时间上的进行，一是描写动作在状态上的持续。“他在跳舞呢”是一个独立的句子，而“他跳着舞”这个结构和“他跳了舞”一样不能成句。原因是在“他跳了舞”里，“跳舞”是“常规性行为”，而要使它具有“新闻性”（即当时实现），必须在句尾加上“了”才成句。同样，“他跳着舞”也不具有“新闻性”，而“进行体”的句子都是表示某事件正在进行，必然具有新闻性，因此，加上“正”、“呢”后才可成句，如“他正跳着舞”、“他跳着舞呢”。“呢”是表示“当时进行”的语气助词。普通话的“着”还能表示“存续”义。所谓“存续体”，表示的是动作行为实现后其状态在延续或存在，如：“他们把偷来的东西藏着不肯拿出来。”“着”表示的是“他们”在“藏”的动作结束后“藏”的状态在延续着。一般的情况下，表示“存续”义的“着”可用“在那儿”替换，如上例“藏着”可改说“藏在那儿”。

有些文章在称呼上与本文有些不同。如朱德熙（1990）把“进行”称为“延续状态”，把“存续”称为“遗留状态”。有的人把“进行”和“持续”混同，也有的人把“存续”称作“持续”等。有些文章认为普通话的“着”有两个，“着₁”表示“进行”义，“着₂”表示“延续”，是值得商榷的。

福建的连城话用不同的体助词分别表示“进行”、“持续”和“存续”三种体意义。它用“得”、“正是得”表示进行体，用“稳定”表示存续体，用“紧”表示持续体。而且在句中可以共现：“渠一个人得紧食稳定酒。”（他一个人喝着酒呢）（项梦冰1996:57-64）普通话用“正在”、“呢”表示“进行”，用“着”表示“持续”和“存续”；上海话则用“（辣）辣V”表示进行，用“V辣辣”、“V辣海”和“V仔”表示“存续”义，偶尔也表示“持续”

义。在句子中表示“进行”、“持续”、“存续”三种意义，各地方言的表现是不一样的。

二 由“在NL”来的进行体和存续体

据岩田礼编《汉语诸方言的总合的研究(2)》中太田斋所作的方言地图(1992),表示处所空间的“在”的声母,四川、云南、湖南、湖北、山西的大部地区是“[ts]”,北京、天津、山东中部、闽东、闽南部分为“[t]”,广东多为“[h]”,苏南、上海、浙江为[l]。

从处所短语“在NL”虚化而来的体助词系统通常用在动词前表示进行体,在动词后(一般是在句末)表示存续体。

吴语里的进行体和存续体是在“在NL”结构基础上形成的。“在”的声母流音化([z > l])读作“l”,通常写作“来”(或变促声写作“勒”、“垃”、“辣”)。与官话的“在”一样,由动词变为介词,与表示处所方位的NL_{loc}形成“来……里”、“来……搭”、“在……上”、“在……许”等“来NL”结构,如:“姐儿来个红帐里做风流。”(山歌2卷309页,注意:吴语在明末时“在”字结构已可加在动词前或后表示空间意义和体意义)“俚倒一径摆勒心浪,特为写信来问勒。”(海天鸿雪记17回293页)经常使用后形成了4个固定的“来”字结构:“来里”、“来搭”、“来上”、“来许”,分别含有“在这儿”、“在那儿”、“在表面”、“在里面”的意义。因各地语音有别,“搭”又可读作“拉”、“笃”、“朵”、“东(儿化)”等,“上”音变为“浪”、“娘”,“许”音变为“化”、“哈”、“亨(儿化)”、“海(儿化后失鼻音)”等。如:“昨做夜头算算看,还少五六百两银子,来里打算。”(描金凤1回9页)“浪子一日独自在门首立地。”(浪子奇观2卷12回2页,“来地”省“来”)“咦,个是榻床哉,必定困来上。”(缀白裘4集2卷86页)“客人,斟来哈哉。”(缀白裘1集4卷217页)最后都淡化为“在那儿”的意义。然后进一步虚化,用在动词前表示进行体,如:“相公请上,小人拉里扣头哉。”(翡翠园6出21页)“叫我通报,我勿肯咯,所以来朵吵闹。”(珍珠塔2回11页)“‘秋云呢?’那些做手道:‘来浪来哉,来浪来哉。’”(商界现形记2回15页)“大阿哥,唔弗要拉哈横撑船。”(缀白裘1集2卷94页)用在动词后表示存续体,如:“要去看阳宅,咯是两个月前头约来里个,误弗得个。(白雪遗音4卷869页)”“两个侪跪来搭,直到更深夜尽。”(山歌8卷39页)“搭倪到里向去,好好里坐来浪。”(九尾龟66回462页)“肩浪背一个包古,看来沉重,必然有电财帛来化。”(六美图7回4页)“来”字结构在使用时常简化,省去“来”字仅用后单音节,如:“垃拉下底有人拉寻侬。”(上海方言习惯用语集,麦高温,63页)“门上阿有人朵?”(三笑20回231页)在进行体中有时省后音节,如:“垃拉下底有人垃寻侬。”(上海方言习惯用语集63页)(钱乃荣1997:134-140)

“在(来)”字结构表示存续体,通常用于句末。“存续体”有以下几种意义(刘丹青1996:36): 1. 纯静态持续:“你还活着”、“他们还存在着缺点”、“灯红着”。2. 一个短暂动作完成后该动作的姿态或状态的持续:“他在沙发上坐着。”3. 短暂动作完成后的结果作为一种状态的延续,如“他点着灯。”“我给你倒着茶。”4. 动作完成后状态或结果的延续表现为事物的存在,如“墙上挂着画。”还有以下几种意义,是普通话用“着”不能表达的。5. 表示动作的结果保持着,如上海话:“写仔张单子辣海。”“英语学辣海,总归有用个。”后句的意思是“英语学好了记在脑里,以后总是有用的。”6. 表示事先已经准备好了或做好了某事,如:“票子我脱侬买辣海了。”“四只荤菜摆好辣海了。”“菜切辣海,等一歇烧。”后句的意思是说“菜切完后搁在那儿,等一会儿做。”7. 肯定某种性质或状态延续着,如:“筍

两日，闹猛煞辣海。”8.表示存在、具有状态的延续，如：“家生我有辣海。”“里向有几个帮手辣海。”9.表示时间的将来延续，如：“阿要今夜头就住辣海？”（钱乃荣1997:137）

吴语中“来”字结构偶尔也能表示持续体意义，如上海话“我现在休息辣海。”“我已经吃辣海了。”“伊路上走辣海了。”“天浪一只鸟飞辣海。”“热水里泡辣海。”“外头落雨辣海。”这里的“辣海”也许可以看作表示一种更为虚化的现状或延续的语气了。

在官话里，用“在里”、“在”表示进行体和存续体的地方也普遍存在。

湖北大冶方言把“在里”放在动词前表示进行体，如“我阿母在里洗衣裳。”（汪国胜1999:104）“在里”前能加“正”。“在里”加在动词后笔者认为也是表示“存续体”，如“眠床ka在底，裁缝机子放在里。”（汪国胜1994:193），大冶方言又用“在里V倒”表示所谓“持续句”。在笔者看来，“倒”在此可表示“存续”或“持续”，“在里”是淡化的“进行”义（“倒”是主标记，“在里”是辅助性标记，动词前已不能加“正”）和“倒”联用，如：“饭在里煮倒，等一懈儿就能得吃了。”“饭在里煮倒”相当于普通话的“饭在煮着”，是“在”系体功能与“着”系功能的联用。武汉方言用“V(O)在”表示进行体，如“妈妈打电话在。（妈妈正在打电话）”，也可用“在打电话在”表示强调。存续体则用“V倒在”，如“柜子里放倒旧报纸在。”（或“旧报纸放在柜子里在。”即“在”在“在NL”后也表示“存续体”）“他闲倒在。”英山方言可能显得较古老，用“在这里/那里V”、“在V”以及“V在里”或“V在”表示进行，如“他在那里洗手”、“他吃在里”、“他在割油菜”、“外头落雨在里，你驮把伞去”、“姐在厨房里舞饭在”；用“V倒在”表示存续，如“门口站倒在，我过不去。”

徽州方言多用“在”系。绩溪进行体分近远，如：“渠在尔搭吃饭。（近）”“渠是那搭吃饭。（远）”黟县是“渠是那吃饭。”存续体绩溪用：“坐到尔搭吃倍倚到尔搭吃好些。”有的场合用“着”系，如绩溪：“渠今朝着着一身新衣裳。”也可互换，如：“渠家门锁是那搭。/渠家门锁着伢。”（平田昌司等1998:278）在徽语中，也可看到原来表意较实的“在”字结构从空间虚化后向表时间的体的过渡。

汕头方言的进行体用“裸[lo]”、“短[to]”、“短块[toko]”放在动词前表示，如：“我裸食饭，伊裸洗手。”“短块”有时略带点处所意义，像“在那儿”。存续体用“在[to]”、“在块[toko]”、“在底[totoi]”，如：“个门开在，许内无人。”“石顶刻有字在块。”“人还裸上课在。（人家还在上课呢）”后一句是进行体和存续体联用（施其生1996:161），上海方言也有这种联用法，如：“人家还辣上课辣海。”不过，这时的“辣海”已虚化为表示“延续”、“现状”的语气。

广州方言进行体用“紧[kən]”，如“渠冲紧凉，唔该你等阵。（他正在洗澡，请你等一会儿）”；有时也用“系度[heitou]”、“系处[həiʃy]”、“响[hæŋ]度”、“响处”。“系”、“响”就是“在”；“系度”、“响度”有时实指处所，是介词结构“在这儿”、“在那儿”的意思，有时虚化为体助词，表示进行，如：“桥脚有两个伯爷公响度捉棋。（桥脚有两个老头儿在下棋）”广州话的存续体是动词后加“住[tʃy]”，如：“梳住两条辫仔。”广州话的“闷紧窗”和“闷住窗”是不同的。“系度”、“系处”、“响度”、“响处”或简作“度”、“处”放在动词后也表示存续体，如：“树上便有个细路仔坐处。（树上有个小孩坐着）”（李新魁等1995:418-421）可见，广州话也有两套体助词表示进行体和存续体，其中“系”、“响”一套就是从“在NL”来的。

泉州方言的进行体是动词前加“勒”，如：“两个有厮合勒拍算（两个正在共同商议着）。”

“勒”是“伫勒[tʰuləʔ]”简化的，“伫勒”即是“在”。存续体是在动词后加“勒”，如：“门开勒，里面无依。”“车里坐两个外国依勒。”表示“伴随”义，普通话用“着”的场合，泉州话也用“勒”，如“队长车坐咧来嘞。（队长骑着车来了。）”“讲勒讲勒煞困去。（说着说着睡着了）”“伊爰站勒食。（他爰站着吃）”其中“延续伴随”句的“勒”还可换为“了”（饭食了就行），（李如龙1996:195）说明它和吴语的“仔”一样可转化为实现体。

福州方言的进行体用“礼[lɛ]”加在动词前表示，如：“依妈着门口礼绽衣裳。”存续体是在动词后加“礼”，如“有依坐礼，有依蹲礼。”“车里势坐礼两只外国人。”“伴随”也用“礼”，如“手电弹礼讨。（打着手电筒找）”“想礼想礼复啼咯。（想着想着又哭了。）”（陈泽平1996:225）和泉州相似，都可说明“伴随”义的法是从“延续”义引申而来的。

北京方言里进行体用“在”、“正在”、“正”。“在”也来自“在那儿”，“在”的读音据《汉语方言词汇》所记有“[tsai]/[tai]/[ai]/[han]”几种，在动词后也可读“[tə]”。北京方言“在”的声母[ts]可轻读作[t]，别的方言“在”读作“[t]”声母也常见。

山东泰安方言里而今还是用“在这里”、“在那里”表示“存续体”，一如《水浒全传》、《金瓶梅》时。如：“哟！这门上怎么贴个封条在这里。”“老早就穿了一身新衣裳在那里。”莱芜方言“路上翻了一车西瓜在那里。”（引自罗自群1996）保留着早期的“在NL”形态。

三 由“V着”来的存续体和持续体

据岩田礼主编的《汉语诸方言的总合的研究（2）》中柯理思、太田斋所作的方言地图，表示“持续”的“着”在四川、湖南、湖北大部分是“倒[上声tau/tou/to/təu]”，湖南东部、山西中部有“得/的/达/打[tə/ta/ti]”，云南和甘肃的声母是“[tʂ]”为主，苏南的声母是“[s/z]”。

体助词“着”是自“附着”义的动词“着”虚化而来的。体助词“着（着）”系统在各地方言里语义常见为：（1）表示静态动词表示的动作或表示动作的结果所形成的状态的“存续”；（2）表示动态动词表示的动作所形成的状态“持续”。“着”通常用在动词后宾语前的位置。

吴语中的“着”一般写作“仔[tʂɿ/zɿ]”，韵母因轻声而失落成为声母延长音，有些地方因轻声而成为促音“则[tʂəʔ]”。在吴语里，“着”通常表示实现体，但在事件实现后其状态还延续时，也用“着”，即又可表示存续体，如：“坐仔吃比立仔吃好一点。”现在苏州、常熟、宜兴、溧阳、丹阳、江阴、余姚等使用还很普遍，只是在上海、松江、杭州、嘉兴、绍兴、宁波等地渐被“来”字结构所取代，（钱乃荣1992:1022）如上海方言里“坐仔吃比立仔吃好一点”与“坐辣海吃比立辣海吃好一点”同义，前者老派一点。可见吴语和上述的徽语一样，可由“在”系和“着”系两套表示“存续体”，但“着”系不能表示动作动态持续的“持续体”。

另一种情况是用“在”系表示“进行”，用“着”系表示“存续”。南京方言（刘丹青1995:7、100）用“在[tsae/tae/too]”表示进行体，如：“他在吃饭，你等一刻儿。”用“着[tʂɿ]”表示存续体，如：“不信你瞧着，他不会有好果子吃。”刘也说：“南京话中没有普通话表示动态动作的进行，如唱着歌、打着球，而说在唱歌、在打球。”

同是江淮官话的扬州方言（王世华、黄继林1996:38、100）却与南京不同：用“在”、“正在”表示进行体，如：“他在做功课，不要吵他。”而用“著[tʂu]”或“到[tə]”（口语

里“到”多于说“著”)表示状态的持续,如:“门开著哩”、“灯亮著哩”;表示动作的持续,如:“谈著话”、“吃著饭”。

太原方言(沈明1994:218,271)用“正”表示进行体,如:“正下着雨勒”。用“着[təʔ]”既表示动作的持续:“他们正说着话勒”,又表示状态的继续:“桌子上放着一碗水”。

西宁方言(张成材1994:72)里,“进行”、“存续”似乎都用“着”,不用“在”系。“着[tʂo]”相当普通话“了”,如:“现在的时间是七点差着十分哪。”“门背后立着个扁担。”“把土挖着下来。”相当于“到”、“在”,如:“猫儿跳着缸上。”“站着泉儿上溜寡嘴。”这种用法与近代汉语“着”的最初用法相似。西宁用“着两”表示动作正在进行,如:“吃着两。”“干着两。”“喧着两。”笔者估计“两”如普通话的“呢”表进行,而“着”则表“持续”。又用“者(着)[tʂɛ]”表示动作的持续,如:“尕娃们呆院院里耍着。”表示状态的持续,如:“桌桌上一瓶花儿摆着。”

湖南长沙方言(伍云姬1996)用“咖哒”、“哒”表示存续体,如指过去发生的事情一直延续到现在:“他来咖哒(他来了,现在仍在这儿)”,“你好生坐哒罗”。“哒”也表示完成体,如:“后背又到张方中学读哒一年半。”在长沙方言中,我们可以看到“存续”意义和“实现”意义的连续性,动作实现后,其状态再延续下来,就成“存续体”。此外,“起”、“得”也都有“持续”意义,如:“几根竹篙把帐子一取起。(我们用几根竹篙撑着帐子)”“有时候我爸爸挑得在前面走。”不过,长沙的“哒”、“得”、“起”还有类似普通话“着”的“持续”意义,如:“晚上沙就要守哒它。(晚上呢就得守着它。)”“我就走走去哒。(我就走着去了)”“是咯样写得去。(不停地写着)”

湖北的西南官话多用“V倒”,“倒”就是“着”的变读(“倒”的使用地域很广,见上述方言地图)。如襄樊方言的“V倒”用在动词后宾语前:“我在大门口等倒,你快点儿来。”“门关倒在。”表示“存续体”;“他只是看倒我,一句话也不说。”“你先吃倒,莫等他。”则表示“持续”义。襄樊方言的“在”也是动词介词虚化而来,属“在”系的。“在”在襄樊方言中在动词前表示进行体,在句尾可以表示整句的存续(“门开倒在”)、持续(“他在弄倒饭在。”)或进行(“我吃饭在”)语气,肯定一种动作或状态的存在。“倒”和“在”的区别是:“倒”附在动词后,表示动作的“持续”或“存续”意义,“在”是用于句子末尾,对整个句子起作用。(罗自群1996:13、16、18)罗自群说,正像北京话不能单说“V着O”而须说“V着(O)呢”一样,襄樊话的“倒”在表示动作“持续”时也不能单说“V倒(O)”而须说“V倒(O)在”。“我看倒电视”必须加上后续句或者说成“我看倒电视在”才是完整的句子。(罗自群1999:59)。这就说明了表示“进行”或“状态”意义的成分是在“呢”和“在”上,“着”和“倒”倒是可以省略的。通过与襄樊等一些方言的比较,罗自群认为,“着”及其变体在“SV着(O)呢”句中仅起加强持续性和补足音节的作用。

重庆方言中的“倒”加在动词之后,喻遂生(1990:215)认为表示动作正在进行,有时表示某种状态。如:“在门口等倒。”“捏倒又怕死了,放了又怕飞了。”“饿了随便吃点啥子应付倒。”“我们开倒会等他。”“睡倒看书。”这些用法其实是与普通话的“着”用法相同的,既有“存续”意用法,也有动作“持续”意义的用法。另有一个“起”,加在动词之后,喻认为表示动作的延续,有时也表示某种状态。如:“几个人在凳子上坐起。”“她经常背起个绿书包。”从例句看,二者比较,“倒”着重表示动作持续,“起”表示静态存续。

从上面的比较来看,“着”表示的语法意义和使用范围在各地方言中的表现是参差不同

的。下面把笔者熟悉的上海方言、苏州方言与北京方言再作深入的比较。

吴语“着(仔)”用在动词后共有“实现”、“存续”、“伴随”三种语法意义。如上海方言，“我到仔上海三年哉。”这里的“仔”表示“实现体”。“坐仔比立仔适意。”“墙浪挂仔一只钟。”这里的“仔”表示“存续体”。“前头跟仔老爷，去歇一趟。”这里的“仔”表示前一动作发生后静态延续，伴随着后一动作始终的“伴随”义。在苏州方言里，“仔”表示“实现体”的，如：“我为耐受仔勿勿少少气，吃仔几几化化苦。”“仔”表示“存续体”的，如：“我做点事体，耐一直看好仔作啥？”(石汝杰1997:350、356)至于“耐走罢，耐个行李自家拿仔去。”“俚欢喜立仔吃。”“俚笃撑仔伞勒街浪走。”这几句话里的“仔”表示的是“伴随”义。上海话和苏州话中表示“存续”义的“仔”都可用“辣海”替换，而表示“伴随”的“仔”，介于“实现”和“存续”之间，有的可用“辣海”代之。

北京方言中的“着”在19世纪末也是“实现”、“存续”、“伴随”三种意义。笔者考察过1900年上海美华书馆版的《官话指南》，(穷尽全书146个“V着”)，把它与1908年上海土山湾慈母堂第二次印的上海话翻译本《土话指南》相对照，两书里的“着”都只有“延续”、“伴随”、“实现”三种意义，未见表示动作动态的“进行”和动作动态的“持续”义。如：“那个底下人又来了，还同着一个人，手里拿着一个包袱。(官，113页)”后一小句“手里拿了一个包袱”表示的是“实现”义；“这个地亩，现在是他自己种着哪，还是有佃户种着呢？(官，31页)”，“种着”表示“存续”；“是去年跟着别位老爷去过一荡。(官，135页)”“跟着”表示“伴随”。当时书中所记的北京口语中还没有后来发展派生的其它用法，如“他跳着舞呢”、“长期以来，农民过着贫苦的生活”这些话中的“持续”义用法。直到20世纪末期，在马希文的《北京方言里的“着”》(1987)里，还说“表示进行的动词不带‘着’，表示状态的动词才带‘着’。”即北京话里“着”不表示“进行”义。

四 “在里”、“在”和“着”的来源

回溯近代汉语，“在”系体助词和“着”系体助词具有不同的来源。刘坚等(1992)、俞光中、植田均(1999)对此都有论述。下面的探讨参考了他们的用例和意见。

介词“在”在先秦著作中就有，何乐士《〈史记〉语法特点研究》(1984)一文中指出：《左传》一书介词“在”出现39次，其中19次在动词后。如：“子在齐闻《韶》，三月不知肉味。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到西汉，“在”字结构增多，如：“初，白公父建亡在郑，郑杀之。”(《史记·楚世家》)“先王之道，载在胸腹之内。”(《论衡》卷十四)。而“V着NL”在汉代以前并未产生。

“VO在NL”的产生是“VO在里”的第一步。汉代以后的例子如：“昔有一猕猴持一把豆，误落一豆在地。”(百喻经卷下)“即入白之：波斯匿王，来在门外。”(贤愚经卷十二)“谁知锁我在金笼里。”(敦煌歌辞总编·征夫早归)这样的句式，同于上海话“叫伊拉等拉门上”，在语义上是行为“等”先发生，“拉门上”是其结果的存续。后来在《水浒全传》等南方小说中，这种用法多见。到唐代五代，产生了“SV(O)在”的句子，如：“诗酒尚堪驱使在，未须料理白头人。”(杜甫：江畔独步寻花)师曰：“正迷在。”(五灯会元卷七)从上句可见，进行体与存续体从来是可以联用的。而“在”在动词前表示进行义，也在先秦时就有雏形，如：“闵予小子，遭家不造，纆纆在疚。”(诗经·周颂·闵予小子)。到宋代，便见“在里”、“在这里”的用法，如：“且如某之读书，那曾得师友，专守在里。”(朱

子语类辑略卷七)“大抵是且收敛得身心在这里,便已有八九分了。”(朱子语类卷十二)“那两扇门,一扇关着,一扇半掩在那里。”(拍案惊奇卷十二)“看见那大虫做一堆死在那里。”(水浒全传32回)瞬间不可持续动词“死”也可有“存续体”。用现在的上海话来说,可说“一只老虎死辣海”。

再讨论“V着”的来源。“着”原来是动词,有“附着”、“置放”的词义。汉代以后开始虚化,先出现的是跟在动词之后的用法,即“V+着”。如:“犹如花朵缠着金柱。”(佛本行经,卷二,大藏经,卷四)开始时,“着”前的动词多是些会产生“附着”状态的“缠、住、覆盖”等,后来,“着”就跟在表示思想意识、心理活动的动词后了,如:“迦弥尼鬼者着小儿乐着女人”(童子经念诵法,贤愚经,卷一九)到魏晋以后,更有发展,如:“长文尚小,载着车中;文若亦小,坐着膝前。”(世说新语·德行)“看干湿,随时盖磨着,切见世人耕了,仰着土地,并待孟春。”(齐民要术·杂说)这里的“仰着”就已是“仰”的状态在延续了。

体助词“着”在形成后有“延续”、“伴随”和“实现”三个意义。

表示“延续”。如:“看干湿,随时盖磨着,切见世人耕了,仰着土地,并待孟春。”(贾思勰:齐民要术·杂说)“师曰:‘钉钉着,悬挂着。’”(祖堂集卷一)“多时炼得药,留着待内芝。”(高元暮:侯真人降生台记,全唐文,卷七九〇)“仰着土地”,指土地翻开后不覆盖,表示“仰”这个状态的延续,即“土地仰在那儿”。用上海话说,即“土地摊拉”。

这种表示动作状态、结果延续的用法,进而引出表示“完成”即“实现”义。如:“细看只似阳台女,醉着莫许归巫山。”(岑参:醉戏窦子美人,全唐诗,2107页)“若作一头水牯牛,则屈着古人也。”(祖堂集卷九·九峰)“又只恐你,背誓盟,似风过,共别人,忘着我。”(杨无咎:玉抱肚,全宋词,1202页)这些句子中的“着(着)”,用今普通话说都须换实现体助词“了”来说,如“忘了我”。在吴语中至今还用“着”(即“仔”)。

由“延续”又引申出前动作发生后伴随后动作的“伴随”义。如:“雨来风静绿芜薜,凭着朱阑思浩然。”(褚载:题宛陵北楼,全唐诗,7993页)“不是大着个心去理会,如何照管得!”(朱子语类,卷一六)这些句子的前一动作兼有实现和延续的意义,所以至今在北京话和吴语中都还用同一个助词“着”(即“仔”)说。

俞光中、植田均(1999:170、174)在唐五代宋的文献中找到的“着”表示动作进行的例句,有以下两例,如:“状元出行致词,又退着行,各拜。”(唐摭言卷三)“如战阵厮杀,擂着鼓,只是向前去,有死没二,莫更回头始得。”(朱子语类辑略卷七)笔者认为这都属于“同时伴随”类,其中的“着”不能用“正在”置动词前替换。

“着”在近代汉语里可能还没有表示主动词动作本身持续的用法,在北京话中原来也没有表示“持续”义的用法。如今普通话中“着”大量表示“持续”义的用法,如:“他们正忙着准备出发”、“他对任何人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”,都是近百年里发展起来的新用法。

从第三节里,可以看到在有的方言里,“着”有表示动作持续的用法,我们尚不知这些用法与普通话相似用法的产生孰先孰后。普通话成为共同语后,也许是在方言用法的影响下,也许方言作家写着洋泾浜的国语,使普通话里“着”的运用比北京话有一些新的发展,如动作伴随持续状态在口语中形成,动作一直在持续的状态在书面语使用中发展形成。与20世纪初的北京官话相比,当今普通话里,“着”仍保持了“延续”、“伴随”两个语法意义,而不再表示“实现”意义。除此以外,增加了一个“行为呈经常不断状态”的意义,在口

语中，在一种情形下它也可与“正”、“呢”等一起使用。我们通常说普通话里“V着”表示“持续体”，其实它是一个大杂烩，可以理解为“存续”、“持续”、“伴随”几种语法意义的统称。

参考文献

- 陈泽平1996 福州方言的体和貌，《动词的体》，香港中文大学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。
- 何乐士1984 《史记》语法特点研究，程湘清主编《两汉汉语研究》，山东教育出版社。
- 李新魁等1995 《广州方言研究》，广东人民出版社。
- 李如龙1996 泉州方言的体，《动词的体》，香港中文大学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。
- 刘丹青1995 《南京方言词典》，江苏教育出版社。
- 刘丹青1996 苏州方言的体范畴系统与半虚化体标记，《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》，江苏教育出版社。
- 刘 坚等1992 《近代汉语虚词研究》，语文出版社。
- 罗自群1996 襄樊方言的“倒”和“在”，华中理工学院硕士学位论文。
- 罗自群1999 现代汉语方言“VP+（O）+在里/在/哩”格式的比较研究，《语言研究》第2期。
- 马希文1987 北京方言里的“着”，《方言》第1期。
- 平田昌司等1998 《徽州方言研究》，《开篇》单刊No. 9，日本好文出版。
- 钱乃荣1992 《当代吴语研究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- 钱乃荣1997 吴语中的“来”和“来”字结构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《语言文字学》第10期。
- 沈 明1994 《太原方言词典》，江苏教育出版社。
- 施其生1996 汕头方言的体，《动词的体》，香港中文大学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。
- 石汝杰1996 苏州方言的体，《动词的体》，香港中文大学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。
- 汪国胜1994 《大冶方言语法研究》，湖北教育出版社。
- 汪国胜1999 湖北方言的“在”和“在里”，《方言》第2期。
- 王世华、黄继林1996 《扬州方言词典》，江苏教育出版社。
- 吴启太1900 《官话指南》，上海美华书馆重印。
- 伍云姬1996 长沙方言动态助词的系统，《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》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。
- 项梦冰1996 连城（新泉）方言的体，《动词的体》，香港中文大学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。
- 岩田礼等1992 《汉语诸方言的总合的研究》（2），汉语方言地图（稿）。
- 佚名1908 《土话指南》，上海土山湾慈母堂第二次印刷。
- 俞光中、植田均1999 《近代汉语语法研究》，学林出版社。
- 张成材1994 《西宁方言词典》，江苏教育出版社。
- 朱德熙1978 “在黑板上写字”及相关句式，《语法丛稿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
（钱乃荣 上海大学文学院）